

宁波外滩明信片,1908年前摄。



旧日宁波街道一景。江厦街两旁可见林立的店铺。



国学大师胡朴安： 《明州游记》游了宁波哪些地方



胡朴安(1878~1947),
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南
社诗人。

缪金星

宁波老城建于三江口的西南岸,游记中“过江桥,到天后宫”,知是胡朴安先生一行沿奉化江南岸,过灵桥而往东了。灵桥俗称老江桥,最初为一座大跨度的浮桥,1936年才改建成钢筋环洞式单跨拱桥。故胡先生当年还只能踩在颤巍巍的浮桥上。再是原宁波城外城内有两座“妈祖庙”,城外江东的称“天后宫”,亦为庆安会馆,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其既是一个祭祀和供奉天后妈祖的殿堂,又是一个商贾议事的会所。城内东渡路与江厦街交叉口则有个“天妃宫”,1949年毁于战火。当年两庙隔江互视,兼甬城东门一带,层楼临水,街衢洞达,道路纵横,百货列肆,望而可知为富庶之区。

出天后宫,入东门而至月湖。按说宁波旧称明州,城内原有日月两湖,最经典的描述当属明末张岱的《日月湖》:“宁波府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日湖圆,略小,故曰日;月湖长,方广,故月之。二湖连络如环,中亘一堤,小桥纽之。”老日湖由于淤塞已不复存在,2002年宁波市有关部门在江北湾头附近兴建日湖公园,“日月湖”再次相映成趣,绿树婆娑,桃色柳媚,倩姿绰约,景色宜人。

然则胡先生此行,也就去了一趟天一阁返还船中了,来不及环湖走遍。今日的月湖,已打造成国家级的5A景区,而在当时,月湖除了天一阁、月湖十洲,再有陆殿桥下的贺秘监祠、居士关、关帝庙,就算当时还没有新开的服装博物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靠着一己脚力,怎逛得过来?至于胡先生所说月湖水源自四明山,从城西南五十里大雷山,经集仕港,汇望春桥,入西门。再是罗列湖中汀洲岛桥十景,得益于他平日所读的书了。

1930年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连载了近代国学大师胡朴安的一篇《明州游记》。今日读来,变迁对照,可作为宁波发展的史料佐证。

文章从那艘由上海驶向宁波的客轮说起。自上海开埠以来,沪甬两地主要由海轮沟通,航班开通时间始于1862年的同治年间,直至上世纪末因高速公路的便捷,渐至撤线。2011年6月彻底停航,算来已是延续近150年。现两地的轮船码头旧址,宁波改建成一块文化展览区域,上海的十六铺也成了个热闹去处。

我记得第一次去上海,来回就乘了这趟轮船。航行似乎永远都一个速度,从上海出发,通常下午四点左右开船,一觉睡醒,第二天早晨到达宁波。至于胡朴安先生所说的“惟夜十二时船身稍有倾仄”,算是轮船到了洋山港附近的海域。其余的海路都还是平稳的,倒是轮船里会有些热闹,晚饭时分船上餐厅的盖浇饭卖得火热;晚上七点多,船上还有电影放映;凌晨三点左右,船舱喇叭开始播放音乐,提醒快到目的地,就有人开始在盥洗室排队洗脸刷牙,厕所门口也会排起队来。站在甲板上眺望,黑黢黢的海岸线渐行渐近,不久,可以看到招宝山上的航行灯塔。胡先生那时或是还没有这般的丰富,“翌日早晨,船入镇海口而到宁波江北岸码头”,明州游记也就由此开始。

二

由城内月湖而返城外舟中,“趁潮开船,片帆初挂,斜阳正明,风细潮平,船行颇稳。”正所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约行二里余过坝”,我想,这是到了现在的鄞州区道士堰堰闸文化公园附近,这里原本有个堰堰。堰的作用等同于水坝,但比坝低矮,也即修筑在内河上,能蓄水排水的小型水利工程。多水的地方也多堰,江南尤甚。而在沿海地区,堰不但兼有蓄水灌溉和排涝的功能,还能阻挡海水潮汐倒灌内河,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

宁波有很多地方至今仍以堰命名,如澄浪堰、压塞堰、倪家堰等等。有点名气的还有始建于唐朝的它山堰,位于甬城西南鄞江镇它山旁,是樟溪的出口处,很早就被列为国家重点文保点。正如胡先生所说“宁波之水,涨自海潮,其味颇咸,御以坝,便咸水不能越坝而入,故坝内之水悉,惟船行至此,须有过坝之举”。

堰堰筑坝也带来航行不便,船只由内河而通江海,需循着道轨过坝,船身束以粗绳,套在两岸的木柱上,柱下是个木轮,数十个壮汉转轮拉船而过。关于航船过坝的旧事,我小时候也曾见过,只是牵引的动力已由机器替代,伴随马达轰鸣,几分钟就过完了。在当时,倒是付费这一段是有趣的。

胡先生说:“索钱千余,为过坝之费,与之钱,交舟子一瓦片,为回时过坝之凭证。”有去有返,下次回来,还得过这道堰口。拿半块瓦片作为凭证,半块留在过堰的纤夫手里,各执其一,合则真,不合则假。“此真上古合符之遗风矣”。

三

过了堰,就进入内河了。以前所称宁波东乡,河网纵横,绿杨临水,野渡自闲,小屋成村。那时的船行得慢,野景过窗,如展图画。日已半落,余光犹明。牧人骑马,踏石桥而过。凭眺如入桃源。再前行,眼色四合,时将入夜,抵宝幢而泊。

宝幢距宁波五十里,纤拉浆行,由莫枝、由邱隘、由五乡,是该入夜了。宝幢之水,来自太白山,即名宝幢河,临水人家,自成乡镇。第二天五点多起来,天际微白,远山舒舒,树密垂隐,微风吹面。山水之间,空气自是比城市的清新多了。但不久风紧云重,山头或隐或现,雨丝丝而下。我考证着这一段景色的描写,正合了宁波当地仲秋的光景。胡先生的游程也已构划起茅洋灵峰之行了。以我所知,上灵峰寺有多条路可走。或是从宝幢经阿育王寺走盘旋路到达灵峰山;或是走姚墅吞,走同吞,需翻越崇山密林;或是走堰山村上过茅洋寺,翻孝子岭到达灵峰。胡先生芒鞋竹杖,由宝幢启行,经萃峰山,而至茅洋山麓,入镇海县界矣。此“茅洋山麓,镇海县界”,现已成了北仑新区。远眺有巨轮游弋,楼房高耸,工厂林立,早该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

由茅洋山而至灵峰,再由灵峰到阿育王寺,又有些山路要走。再是一日早起,出阿育王寺至小白岭而游天童寺。阿育王寺四山环抱,与天童寺齐名,寺内有舍利殿和元代古塔,参天老树与红墙黄瓦相映成趣。从阿育王寺至天童寺十余里山路,半路翻坡,有小白岭,原是进入天童寺的必经之地。大概自有了

天童寺,也就有了这条小白岭古道,算来于这林海松涛间已隐逸了一千多年。岭上镇蟒塔,可作为进入天童寺的坐标。

小白岭不远处即为天童街,胡先生当年所叙“全街皆天童产业”,足见天童寺之富而信佛之众。再前行,景色更加清丽,苍山四合,水田纵横。长松合抱,夹道而立,迤迤数百步,无一杂树,这是到了万松关。当年王安石在治鄞期间,有游天童寺诗:“山山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十里松行欲尽,青山捧出梵王宫。”而“梵王宫”即为天童禅寺了。

从天童寺回落到小白镇。胡先生所雇的船只亦已由宝幢到小白镇等候,天明即返宁波而明州之游告竣。虽则胡先生就此搁笔。就我所知的小白镇或还有话说,小白镇又叫小白,宋朝时就已形成聚落。旧时,天童、瞻岐、咸祥和北仑三山等地的乡民挑着土特产、小海鲜,经小白岭到小白河头坐航船至五乡、邱隘或宁波变卖交易,小白镇一度非常热闹。更兼当地生长的小白西瓜薄皮脆甜,早已远近闻名。胡先生的游记没有提到,想必行程仓促,亦是时至仲秋,小白西瓜已经过季了。

胡朴安先生为安徽泾县人,长年任教于上海,本游记自上海乘海轮到宁波,记录下天后宫、月湖、天一阁而至宝幢,翻越茅洋灵峰,过育王寺天童寺,再由小白乘船回宁波,脉络清晰,行文老到,夹行夹游夹述夹议。眼见得从前慢,慢出一处处风景,看今朝,公路、隧道,汽车、地铁,现代化的便捷早已把这样的景致连成一线。处处繁华,日日更新。于这样辉煌的时代,再是重读昔日游记,让人欣然。

对待人工智能 要抛弃“杞人忧天”式思考



新知

黄欣荣

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将使人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但我们不必杞人忧天。

比如有个问题,智能机器将成为不受人类控制的“新物种”吗?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往往说机器一旦有了智能可能不再听从人类的命令,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物种,就像潘多拉之盒中的魔鬼,一旦把它释放出来,就不会再受人类的控制。其实,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只看到了机器的强大智能,但没有看到智能机器的终极控制权依然掌握在人类手中,因为无论如何,智能机器的最初设计者和控制者是人类。虽然智能机器具有自我学习、自我进化的能力,但智能机器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人类的综合判断能力以及比智能更高级的智慧能力仍然可以握有终极的控制权,即人工智能无论如何都被打上了人工的烙印。

再说,机器学习所使用的经验数据,本身就是包含许多反映人类意志和目标的数据,机器的学习只能让机器更加理解人类的意图和目标,更加能够为人类服务。当然,由于具有智能,它将更加独立自主,不需要事事皆需人类参与,这不正是人类所需要的吗?其实人类与智能机器各有长处,相互之间优势互补,相互都需要对方的存在。如果智能机器完全摆脱了人类,那么其存在

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意义。还有个问题,假设智能机器真比人类聪明,人类就一定会成为智能机器的奴隶吗?

其实智能机器根本没有这样做的理由。智能机器和人类的存在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存在条件,但是由于智能机器和人类的基本构成要素不一样,他们所需要的存在条件也不一样。智能机器所需要的主要是金属元件、电力、网络和数据等,而人类所需要的则比较复杂,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用需要层次论详细分析了人的生理、安全、社交、自尊和自我实现等从物质到精神的五个层次的需要。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类所感兴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智能机器并不感兴趣,而智能机器感兴趣的电力、网络和数据虽然人类也需要,但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排他。因此,从生存需求来说,智能机器和人类是错位的,没有需求重叠,人机之间不存在为生存而竞争的基础。特别是人类并不处在智能机器生存的食物链之中,因此智能机器没有必要杀戮人类,也没有必要奴役人类,因为杀戮或奴役人类对智能机器来说并非生存所必需的,对它们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那种认为智能机器具有更强的智能就一定奴役人类的想法,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只是从谁智力水平高谁就是王者的错误逻辑中推测出来的。再说,智能机器只是智力有可能超越人类,而人类主要是依靠更加复杂的智慧来解决问题的,机器的智慧还远不如人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来源:深圳特区报



漫画角



无题

王祖和 绘

如何炼就“好人品”

世象管见

吴启钱

网上看到一句“鸡汤”,细细读来不无道理,说的是:“人品好的人,自带光芒,无论走到哪里,总会熠熠生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过得顺不顺,与其他人的认可和支持有很大关系。于是,人品就成了最好的人生通行证。人品好的人,别人认可你,认同你;人品差的人,谈什么都没有用。

那么,好人品是如何炼成的?

好人品,应该是被众人“品”出来的。人之有口,用来吃饭,也用来说话。我们祖先造字,充满智慧,极为巧妙:一个“品”字三个“口”,既是多口品

尝,也是众口评说。我们吃饭,饭菜要在嘴里慢慢咀嚼,才能让营养被身体充分吸收;做人也一样,要经众口评说,其品行德性和本领才能被认可。人品即“品人”,是他人对一个人的品读、品味、品尝和品评的结果。如果经不起他人品评,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反之,则百炼成钢,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终于人品,差不多就是这个理。

所以,要做个有好人品的人,先要敢于让人品评。让人品评,则要直面群众。一个人人品好不好,最有发言权的是群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有说服力。干部历练中,经历急难险重工作任务的考验是重要途径,经受人民群众的品评甚至是批评,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因而党员干部不但要在“工作圈”内经受“红红脸出出汗”,更要到群众中

“多露脸多亮相”,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听取群众对其道德品格、工作态度、工作业绩、人品官品的品评议论,甚至批评指责。要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嘴巴是公正的。

被人品评,要闻过则喜。喜欢听恭维话而不喜欢听告诫话,几乎是每个人的共性。忠言逆耳利于行,尖锐的批评是带刺的玫瑰,只有对你负责任的人,才会和你你说逆耳忠言。因此,对那些敢于批评自己的人要心怀感恩。反过来,对那些总是夸赞自己的人,要有分辨能力,分辨出巧言令色,从言外之意反思自己的不足,这样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品德。那些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暴跳如雷,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只喜欢听恭维话吹捧话,还要自我吹嘘的人,正是没有自信、人品太差的表现。好人品的背后,

是开阔的胸襟,任人评说的雅量,闻过则喜的态度。

被人品评,要闻过即改。人无完人,好人品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结果。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意思是义正词严的告诫,能不听吗?可贵的是能改正错误。恭维和顺的赞美,听了能不喜悦吗?可贵的是要听出其言外之意。孔子还有一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给出了锤炼好人品的具体做法。

人品,是一个人最强的靠山,最硬的底牌。经得起他人品评,经得起群众品评,才能成为一个高尚、有道德、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如此,当干部也是这个道理。